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十七回 聽信讒言公子鞭婢 致觸盛怒老夫責兒

卻說夏均祥聽了狗兒的話，把慶喜喊出來。渾身亂打。慶喜還不知為著何事，只得哭喊連天。均祥打得興起，罵了一陣，又將他渾身衣服扯去，向著脊背亂打。此時上房裡早已聽見，瑤雲惟怕為他的事，不好出來。趙夫人忙問道：「外面究為何事，如此毒打？」均祥的妻子也不知道，趕著出了房門，望書房就走。趙夫人也就跟了出來，走進前面。只見慶喜倒在地下，均祥還未放手。

徐翠蓮見他這樣，趕忙上去將他攔住道：「他雖是個丫頭，究竟是個奴婢，有什麼不好明說，讓別人訂他。你為什麼這樣打法？」趙夫人見了，早已氣得說不出話來，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！還了得。丫頭是我用的，有什麼話，為何不說就無法無天的打人，你服界裡還有我麼？」均祥見他母親說了這話，手裡雖不敢再打。嘴裡卻不遜說道：「有了女兒，那裡還有兒子。家產被人家分完了！也不代兒子想想。」趙夫人聽見又牽涉到瑤雲身上，可就動了真氣。便站起身來，走到均祥面前，揪住他就打，道：「你說何人私偷家產，不能無影無形的亂打人。難道妹子是由你作主的？」

母子正在吵鬧之際，卻巧夏國華由外進來，聽見書房嘲嚷，忙至裡面觀看。只見趙夫人揪住均祥，慶喜滿臉傷痕，站在旁邊痛哭。徐翠蓮見夏國華進來，曉得就要弄出事，趕忙起來喊道：「爹爹請坐。」夏國華也未答應，向趙夫人問道：「慶喜為何打得如此？」趙夫人正在氣頭上，也不問如何，便罵道：「說是你這老糊塗養了這個女兒，愛上那個女婿，被兒子看不起人，他背後天天常說家私被人偷完，現在沒地方出氣，把丫頭亂打，我家向來未曾打過下人，你養了這個好兒子，不能順他的心，就這樣胡鬧。」夏國華聽了這番話大怒，也就上來將趙夫人推過去，說道：「他既說有人偷弄，想必他是曉得究竟誰人偷弄，叫他將人交出，不然我這官也不做了，這樣兒子有什麼妄想。」說著在均祥手裡把藤條奪過來，就向均祥身上亂打。均祥雖不敢回手，仍然說道：「要我交人，這事容易，現在先把物件取出來與你們大家觀看，人還在這裡未走。」這話一說，慶喜這一慌不小，兩隻眼睛只望著趙夫人。早見均祥在書架後把陶五那衣包取出來放在地下。說道：「還說不累人家，做什麼面子將一千銀還來，卻是暗地裡如此打算，我全不曉得。」

夏國華本來知道這事，怕瑤雲面上難看，故一向皆未提及。此時見均祥洋洋得意，好似捉到賊贓一般。忙著望身上拉道：「你這畜生，怪不得你如此發狂，陶五原來被你藏住。昨日我會見湯德元，他說華家既同你做親，為何叫家人奪他銀錢。當時我還說沒有這事，那知就是你做了出來。他家把針線賣去做些銀錢度日，你反說他是偷弄我家錢財，你打算我不曉得，反來拿丫頭出氣，這事你非出於自己，總是被狗兒的唆使，你快快將陶五交了與我。」說著叫人去找狗兒，眾人見老爺動了真氣，平時有與狗兒不甚和睦的登時就去了。幾人把狗兒喚來，夏國華就先把狗兒捆起，也是沒頭沒臉的亂打了一頓，又望著均祥來打，喝令要交陶五。狗兒望見這樣，知道是自己闖的禍，只得苦苦哀求，說：「陶五在我房內，我因他與慶喜談心，把衣服銀子與他，故此追了出去，將他攔了下來。」慶喜向來機智。看夏國華向身上拉去，連忙說道：「陶五我在華家是本來認得的，他賣針線之後，到別處有事，將物件存在我處，隨後來取，我自然還他。狗兒本同我有仇，我因為礙難啟口，未曾稟知老爺太太，只問狗兒就知道了。」夏國華聽了明白。喝道：「不准你開口。等陶五來。我自曉得。」隨即又叫狗兒去喊陶五，狗兒沒法，只得去喊，那裡有個陶五的人影。這一驚可非同小可，連忙跑回來說道：「陶五明明在我房中，不知誰人將他放走了。」夏國華聽說，隨向均祥罵道：「你們主僕兩人串通一氣，看不得人家這點銀子，奪下來又怕不妥，反尋丫頭出氣，我先將你打死，再與這奴才算帳。」舉起藤條復向均祥亂打起來。

均祥見狗兒交不出人來，不怕再會說也無話說了，只得兩手擋著頭聽他亂打。打了一會，有些累了，家人只得上來拉住說道：「這事雖是少爺魯莽，總是狗兒播弄是非。老爺已罰責過了，還請息怒。」接著徐翠蓮也就跪下哀求。這才撒手。眾人將趙夫人請了進去，又將夏國華攙扶出來，到了書房內歇息了一會，仍然氣個不了。你道陶五在狗兒房內為什麼不見，只因瑤雲見趙夫人出去，在書房內鬧起來，就叫順喜前去看為何事。順喜走到那裡。正聽見說陶五在狗兒房內，連忙跑進來告知瑤雲，說道：「若把陶五喊來。說出實話。那就不好了。我此時前去趕緊將他放走，好叫沒有對證。」瑤雲聽見，甚是有理。就叫他快走。順喜就跑到狗兒房中，將外面事忙忙的告訴了陶五，叫他趕緊出去，故此狗兒找他時已不知去向。

均祥自己越想越嘔，到了此時，反疑惑是狗兒捏造謠言。

被父母打鬧了一陣，望首狗兒站在旁邊，真個沒處出氣，舉起藤條，又打了他一陣。狗兒這真是無處伸冤，只恨自己不該要害慶喜。鬧到終局，還是自己吃苦，只得垂頭喪氣走了出去。到了晚間，瑤雲見父親仍未進來，自己又不好出去，只得在趙夫人房中流淚。夫人道：「你不要在此傷心，仍是我同你前去請你爹爹回來。」說著，攙了瑤雲來至外面。夏國華見著女兒滿臉淚痕，實在可鈴，知道他因自己尚未進去，前來請他，也就隨著他兩人回轉上房。彼此又解勸了一回，這才安睡。

且說慶喜受了均祥惡打，回到房中哭個不止。瑤雲由趙夫人房內回來，見了這樣，明知他為著自己的事受了委屈，不由的一陣心酸。又哭了起來。慶喜道：「姑娘倒不必傷心，我遭打並不妨事，只是陶五雖然放走，他那銀子未曾帶回去，到了家中何能回報？華太太與兩個姑娘若要說出這事，格外親戚上生疏，這件事倒要打點主意才好。」瑤雲歎口氣道：「古人有言，好事多磨，書生命薄。我到了這時，也沒主意了。只好聽天作主罷。」

主僕兩個想到此處，真是淒然。彼此又談了一會，已交四更，方才安睡，暫且攔住。

單說陶五被順喜放出來，知道里面吵鬧，忙忙的出了衙門，跑回鎮上。不敢到華太太那裡回復，只得來到自己店內。此時已是上燈時分，陶發問道：「哥哥昨日出去，何以到此刻才回？」陶五見店內有人。不敢說出實話，隨便回答了一句，到後面先與他妻子說明，叫他那邊去，恐怕華太太來問。至關門以後，陶發進來說道：「華相公來了好幾次，說太太不放心，問你可曾回來。你為什麼不肯過去？」陶五就將城裡的事對陶發說了一遍，因為將銀子丟去，不好前去回復。陶發道：「這事容易，我這裡還有幾兩散碎銀子，你先取去，將這趟差糊過去，隨後再想法子。」說著，走進房內。取了出來，叫他就此前去，免得華太太懸念。陶五道：「此時已經夜靜，敲門打戶不大穩當。還是明日去罷。一夜無話。」

次日復又等到上早時節，方才取了銀子裡面去。華太太正要叫人來問，見他已經過來，連忙問道：「你這兩日那裡去的，東西無處賣不算件事，人不回來倒是令人盼望。」陶五假意說道：「因從前那家別有人去賣，我伯這裡立等錢用，故此在城裡找了幾家方才賣去，價錢仍是不多，就在身上。」將碎銀子取出來，華太太也不知道，還當他是真話，就隨他去了。到了次日，忽然湯德元進門說道：「適才縣裡著人來請，說是夏國華現在有病，請我去有要話面說，不知何事。你們可有信帶麼？」華太太聽說道：「伯伯前去，就請代兆璧等請安便了。本來彼此未通過信，現在不便措詞。夏親翁病勢如何，伯伯回來請送個信與我，讓大家放心。」湯德元答應回去。要知夏國華病勢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